六百里 华夏文明五千年 太平猴魁六百里
黄山太平猴魁博物馆
www.huangshannews.cn
黄山日报

古村文堂

□ 王曾正

文堂俗名浑头，又称横头，地处祁门县西仙寓山麓。宋属仙桂上乡昼锦里，元代改里为都，属二十都。祁门民谚：一文堂，二渚口，三彭龙，四历口，说的便是昔日文堂在祁门西乡的位次和分量。岁月风尘浸染渐逐发黄的方志里，有关文堂的记载随处可见。据《陈氏家谱》载：文堂陈氏乃坑口竹源始祖唐英烈侯彦文公的后裔，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彦文公十四世孙作霖公由竹源沿三溪河溯流而上，一路找寻歇足的宝地，见文堂山水灵异，拟择落足之处。文堂的渊源说来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宋代某个深秋，作霖公之孙嘉言公之子鹄公在坑口竹源收稻谷时，忽地狂风顿作，人与稻谷随同竹簟被刮向西北上空，在文堂一个叫六谷坦的地方落地，着地时幸好打杵直插入地，鹄公险被摔伤，公曰：“打杵若活，迁此兴矣！”半年之余，打杵果真活了，并蹿成一棵茁壮的树木。鹄公以为天意，遂决意迁此定居。诚然这是小说家奇异故事的美丽想象。从《文堂陈氏家谱》查知，鹄公乃文堂始迁祖，历大谟公、伯三公等数代经营，室弟日增，子孙繁衍。鹄公之孙伯三公育有两子：魁二与魁四。魁二、魁四共有七子，魁二有子仕仁、仕仪、仕信；魁四生有仕恭、仕芳、仕莊、仕藻四子。因子孙分支多，每支一个祠堂，分别是敦本堂、四维堂、一本堂、永锡堂、光裕堂、余庆堂、敦实堂，此外还有支祠日新堂、新馨堂、敦宝堂、惊庸堂、本政堂等。如今这些祠堂多数被毁，仅存敦本堂、四维堂、一本堂和永锡堂四座。

沿闪箬公路行至合城沿边，村前沿河有数株高大而乌黯的古樟。其一冠如华盖，葱葱茏茏，树冠投下的阴影漫过河的对岸。古樟的枝丫像张开的巨臂在招迎远道的客人。树荫掩翳之下有一座石桥。过桥一条石板路遥遥伸向前方，这便是文堂的古道，曾为旧时徽池商贾必经之路。古道由清一色的石板铺筑，旧时道旁有凉亭、楼榭、庙宇等建筑。如今村头尚有一亭台，亭台右侧是莲花池。凉亭上首左向乃普护庵，庵虽破旧，但架势不输。庵门右首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石碑，文载：伯三公坟山合议禁约。立碑的目的是为整饬乡规，规范民行，严禁村口树木、塘坝遭损。古庵与凉亭之间有一棵四人合抱的古枫。枫树的枝丫一手抚过凉亭的黛瓦，一手挽向古庵的顶檐。枫树的根须裸于地面，透着苍老的色泽。古亭与古树间退出一条古道。过古庵数百米，便是转水湾，水呈墨绿，深不见底。相传对岸河畔下有洞穴，洞深无比，可达邻村桃源。转水湾旧时堤岸柳树成荫，槐杨成行，桑园遍野，古称桑园里。转水湾河畔左向是下文堂（古称长枫树下），村前遗有百米石质断墙，这是旧时的护村坝。村中有古祠一本堂，穿祠堂侧门可达文堂新路。沿转水湾河畔古道继续前行百米左拐，但见一堆青条石横亘道上，这便是奎光牌坊的遗址。听村民讲述，牌坊原为三间四柱五楼式结构，高大恢宏，雕琢精细，其额坊、上坊、定盘坊及石柱浮饰图纹精美华丽。此坊为明代苍崖公陈中立而建，毁于破四旧之时。过奎光坊便是敦本堂，祠堂有门三扇，堂柱四十八根，门口立有石鼓一对。石鼓正面雕有龙头鱼身的怪物，作吐水状；背面一只梅花鹿，鹿下半身隐在急流中。祠堂门前有禁赌碑一块，碑卧道中，除却尘泥，“禁止赌博”“清同治九年所立”等字清晰可辨。过敦本堂沿古道前行，在田畔边原有节孝坊一座，此为之情公孺人王氏而建，此坊三间四柱，柱脚前后共置八只形态各异的石狮。路右踞一石质砚墩，大如方桌。山边有古松三棵，喻为巨笔三支，牌坊好比笔架。

文堂多巷道，且奇曲弯转，人入其内，昏玄至极！在一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文堂村最大也是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祠——永锡堂。永锡堂是仕藻公一脉的古祠，该祠由陈舍升始建元末延佑（1312～1320）年间，成于明洪武时期。后其曾孙益厚公取名永锡堂，祠名源自《诗经·大雅》：“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此堂占地广阔，气势非凡，是族人祭祖、议事、纠纷调解，规范礼制以及举行规模活动的场所。整座祠堂被院墙围着，三米多高的古墙上缀满斑斑驳驳的苔藓。祠堂两侧各有一扇圆门相向而开。穿门而入，堂前场地开阔，祠堂大门前方留有照壁，中间一条古道。祠堂有门三扇，中门门口立着一对汉白玉石鼓，上刻有鳌鱼吐水图案。曾有客商意欲高价收购石鼓，但陈氏族人不为金钱所动，断然拒绝。石鼓的来历传说有二：相传石台源头出了个李布政司，得知家乡修谱建祠，便找人造了一对汉白玉石鼓叫人送往源头，部下未曾听清，误为浑头，匆忙将此物送到浑头便丢了下来，这就有了今日永锡堂的汉白玉石鼓；另一说法是明代江西婺源在京为官的一陈姓官员，与文堂陈氏沾亲，永锡堂重修时正值奸佞严嵩被抄，其珍奇异宝被当作礼物送达文堂。永锡堂大门贴有楹联一副，文曰：“颍川分世族，礼义振家风。”此联可佐证文堂与竹源坑口的渊源。退休教师陈祖惠讲他属永锡祠一脉，幼时见祠堂门额高悬匾额一块，上书“五经凑续”四个大字，说是御笔，人们到此皆毕恭毕敬，不敢有不敬之举，就连知县、知府大人到此也不敢造次。进入祠内，但见堂柱粗壮合抱，石础硕大无朋。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里，一种敬重的感觉从心底陡然而升。祠堂正中堂柱有联：“集七祠之礼乐衣冠敦宗敬祖，会一祖之父兄子弟讲义明伦。”中堂两面书曰：“分支竹源流芳远，派起文溪世泽长。”后堂中柱对联云：“派行九门自大观三载以来发祚开基万世衣冠勿替，祭期四日由隆庆六年而后循规蹈矩千秋约法常存。”这些楹联工整对仗，颇具韵味。永锡祠不远是四维堂，取名管子一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者。人说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无声的音乐，是美妙的诗篇，而丰富的建筑语言又来源于文化的积淀和蕴藏。文堂的古祠、古坊如此众多而又规模宏大，从中不难想象文堂昔日的辉煌。村人皆言文堂的辉煌和灿烂得益于文堂的朝山，民谚有云：渚口的来龙，文堂的朝山。总体来看，文堂朝山的走势呈“一万（卍）金”状，上文堂是“一”字形，流畅顺达一览无余，中文堂显“万”（卍）字状，缠缠绕绕交相错应，而下文堂则是“金”字态，盘龙错节绵延不绝。三山有机结合，并无明显界域。有诗颂曰：“高冈千百仞，宛转若蟠龙。目极苍茫处，腾腾烟雾里。”过四维堂，行至村尾，但见一株高大的银杏树夹杂在几棵古木间，树后是一块平地，古有吉祥寺，又名张巡庙，寺有豪陶菩萨。寺旁曾有一池塘，古景名曰：吉祥寺看莲。后来寺废塘填，只剩这些古老的树木，见证着岁月的嬗替。

文堂自古文风昌盛，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始祖陈嘉言便是南宋建炎元年（1127）进士，曾官任秉义郎、统制。元代陈有彰亦于至正十四年（1354）中进士，后任安庆府同知。清代陈士瀛、陈得荃曾创下父子还科的佳话。生于明代中叶的文堂“四山人”均为古村文堂的知名人物。向皋、向敏与向荣、向秀是堂兄弟。弟兄四人出入同堂，幼时同师，学成同游，宗程朱之学，娴诗礼之义，暇则潜心艺文。四人皆能诗赋，尤擅书画，名震江南，合著有《池草集》。向荣曾随翰林金声讲学，著有《松子文集》《秋山游草》《古天居诗稿》等。向皋不仅善书画，诗词也非同凡响，他曾随天都金翰林之子金骏讲学，著有《一枝齐诗稿》等。明代陈履祥、陈元祥和陈昭祥、陈慈祥两对兄弟尤以文采出众。履祥平生素爱负笈访道，先后从师于罗汝芳、耿定向，与南阳杨起元并称“罗门高足”。曾授徒于金陵、宛水一带，有弟子无数。履祥之弟元祥，曾与其兄履祥讲学于宣城。陈昭祥少时胸怀奇志，不求闻达，常以布衣遨游名山佳水，目击所至多有题咏，其文风格高逸，饶有唐人风味，为世人所推崇，一时名士皆折节下交。昭祥晚年与南京给谏祝世禄成莫逆之交，祝亲造其庐，为筑玉芝园，题额“昭代大儒”。别离之时，昭祥躬送世禄北上，华阳道中哽咽不能别。昭祥之弟慈祥也是学问博洽，兼精医理。文堂的这些文人雅士，诗文斐然，书画技艺也异常精湛。明代文堂“四山人”、陈昭祥和陈汝见父子、清代陈纪、陈得夔、陈龙如等人，书法艺术堪称典范。陈纪尤以草书为佳，笔飞墨舞，犹如老松盘石，饶有古趣。陈得夔性情清介，真楷效法赵松雪，草书袭承何子贞。家居时，每日早起赴池中洗砚，而后作书，寒暑无间。所撰联幅散诸城乡，墨色灿然，为世人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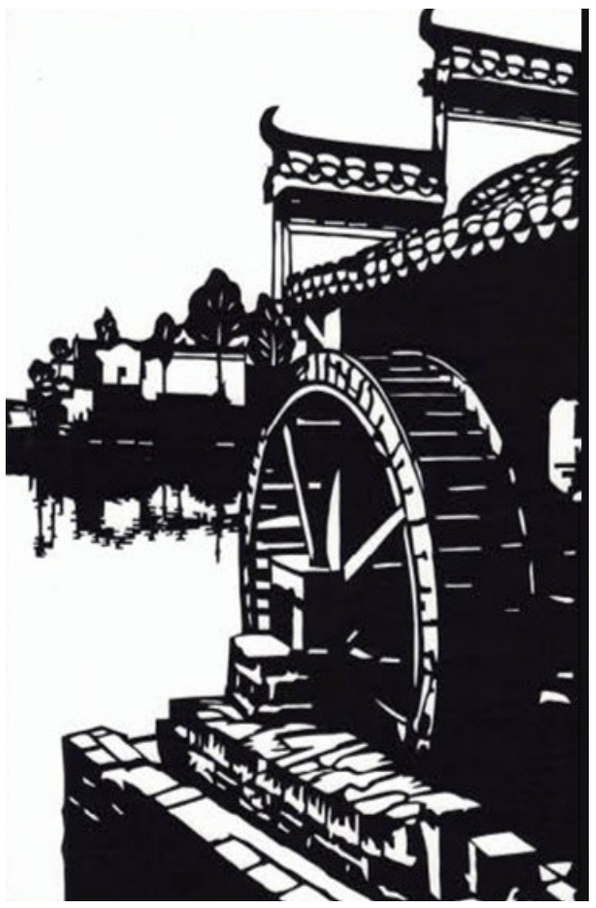
有道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钟情于山水历来是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山与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人生哲理。于是众多有识之士甘愿放弃仕途，终身不仕，成日徜徉灵山秀水之境。明代的陈元祥就是典型，他曾隐居开元山，穷研经史，终身不仕。陈昭祥亦是不求闻达，好以布衣遨游名山佳水。同代的文堂山翁陈超瑞更是学问渊博，结庐隐处，以著述自娱，好为名山佳水之游，节履所经，奚囊句满，其诗天怀恬淡，格调清高，颇具陶谢之风。袁州府通判陈淑继，致仕家居，辟无芜斋，斋周松竹扶疏，花石玲珑，无日不啸吟山水之间。其诗清尘绝俗，淡而远，婉而曲。山子陈起敬自幼致力于诗词，襟怀高雅，沉敏笃学，科举受挫后，遂结隐龙山，辟置斋馆，广贮书籍，日咏其间。陈向秀诗赞：“我家兄弟附余光，朝夕谈心形骸忘。”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描绘的是古代为官者的贪欲无艺。可文堂古代为官者，多以清正廉俭而传世。明代行伍出身的陈文焕，以军功任南京江标营都司，加参将衔署游击，其品行端正，为官清廉，为世人传颂。清代陈士瀛，嘉庆23年（1818）应顺天乡试，中举人，拣选广西柳州府罗城知县，其为官俭让廉明，政绩卓著，随补灵川知县。未逾年，以积劳而卒于任上，因囊洗如空，旅榇不得归里，在同僚和朋友的悉心资助下，才将灵柩送回故里。

文堂之所以名人辈出，与其村自古崇文尚教，密不可分。明清时期，文堂教育兴盛，有私塾二十余所。中村古有苍崖书屋、青莪馆，下村有枫林书屋等。崇文尚教，以读为乐，以儒为高，重文化重读书成为陈氏先祖心底的最强音。王村的三松喻笔、坊拟笔架的天然布局，以及砚墩等文房四宝象征性的巧妙设计，都表达了先人崇文尚教的强烈愿望和美好追求。仕藻公后人清末贡生陈郊一生自律甚严，布衣蔬食。极力倡导植树造林，严禁烟赌，为人排忧解难，深受村民敬仰。陈郊平生嗜学，自少至老未曾释卷。著有《学愈轩存稿》《学愈轩日记》等。其子陈一诚、陈必赠、陈必贶皆为徽州历史名人。陈一诚自安徽省立法学校毕业后，曾东渡扶桑，就读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一直为国民政府效力，官至内政部人事室主任，惜英年早逝。其弟陈必贶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曾参加北伐，后一度在国民政府为官，1949年5月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堂依山傍水，三溪河从村前逶迤东去。旧时河堤杨柳青青，翠竹婆娑。古有十景：飞龙晓日、峡山朝云、鼓楼昼静、沧溪晚歌、江村夕钓、藻潭夜月、芳洲烟树、紫溪桃浪、西峰暮雨、历山远汉。如今这十景多半难觅其踪。“幽人结屋沧溪曲，杖履逍遥随所欲。忽闻谁唱沧浪辞，清可濯缨浊可足。又闻谁唱牧童词，短笛无腔跨黄犊。夕阳西下人未眠，更钓渔翁夜月宿。兴来时复答渔歌，欸乃声中山水绿。”这是描绘文堂十景之一沧溪晚歌中的一首，从中不难看出古时文堂山川秀丽，环境优美。也许那时还没有环保这个词，但先祖们却早早定下了保山护河整饬乡风的村规民约。如：《伯三公坟山合议禁约》《规复放生池三元鱼会赈孤疏文》等都是很好的例证。明代隆庆六年（1572）是文堂人值得记忆的特殊日子，乡贤履祥、元祥、国器、明良等人，根据圣谕六言，结合本族具体情况订立了族人必须恪守的一些规条——《文堂陈氏乡约》。知县对此赞赏有加，当即盖印批准，并在全县广为推行。乡约家法除却尊宗敬祖，崇尚礼义，和睦乡邻外，主要就是对是村庄环境的保护，村约规定严禁斧钺入林，从中村到转水湾，旧时为放生池，河中鱼虾龟鳖禁用网罟药捕，一经发现，严惩不贷，除鱼鳖放生之外，还要鸣锣示众或罚唱戏，以此为鉴，永不再犯。正因为有了如此严明的村规民约，才有山川秀美景色宜人的古文堂；正是因为保护得力，才有文堂诗人陈国器诗中所描绘的情景：竹经风高来野鹤，柳池冰裂见潜鱼。

可叹的是清末道光咸丰以后，匪变战乱，鸦片乱教，从此人心不古，村风日下。人为破坏自然的现象屡禁不止，于是老天爷严惩人类的恶运便接踵而来。山洪一经暴发，文堂的田园屋舍便遭受洪水的洗劫，也许正是上苍对人类一切举止所做的回敬。伫立村口，思绪万千，游移的目光掠过群山，漫过溪水，抚过荷锄而归的村民，定格于古老的祠堂与民宅，不由感叹历史的沉重。当你俯身拾起一块瓦砾，心中一阵茫然，历史的陈迹就在眼前，寓情于山水之间的先贤达人难以寻觅，只有溪水依然匆匆流淌。穿越时光隧道重睹博大而辉煌的历史景象令人慷慨……而今，千年文明的筋络被岁月的砍刀无情挥斩，失去了越发显得珍贵，人类终于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友善是多么重要！人们开始自责地思念曾经的过去和美好，感叹目下的困惑和无奈……为之欣慰的是近年来文堂人在做自我修复的同时，拂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乡约家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探寻千年古村风韵，感触自然脉搏的律动，聆听历史的回声，缕缕淳风和着清亮纯真的古音而来，绿树掩映，翠竹婆娑、小桥流水的情景不再遥远。



呈坎（剪纸） 吴笑梅/作

“徽”字古今

□ 聂可欣

2018年安徽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渐行渐远。然而，舞台中央布景用的那个偌大的“徽”字依旧在笔者心头“其华灼灼”。毋庸讳言，导演昭示地域文化的出发点非常好，加之“徽”字在《现代汉语辞典》《新华字典》中的释意均系“美好”，可谓意佳味浓，没有丝毫的不妥。

然而，非常的不巧，有一台歌手将明代戏家汤显祖写的“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纹在脸上，绣在胸前地载歌载舞的电视节目，亦在笔者的心中郁闷地挥之不去；因为，笔者非常不明白，这首曾让明清时期黄山诗人们气得吐血，恨不能将汤显祖挫骨扬灰的“污我泉石，辱我山灵”的歪诗，什么时候竟变成了汤显祖“夜夜梦圆徽州”的例证？也许《成语辞典》中“无时无刻”歧义释意“每时每刻”左右了大家的神经？然而，《成语辞典》旋即给出的例句不是“我无时无刻思念”，而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多了“不在”两字。毫无疑问，“无”是“没有”的意思。所以，汤诗比较精准地释义就是：想了解金银铜臭气吗，多去几次黄山白岳；我这一生最原则的地方就是：做梦都想不到要去徽州。

徽州得名源于公元1121年四月，北宋王朝镇压了方腊农民起义之后。释意实为“需要牢牢捆绑的地区”——就是严加束缚地区的意思；元朝宰相脱脱写宋史时之所以将我们的大书法家皇帝赵佶称作“徽宗”，就是因为“道君皇帝赵佶是死在金朝监狱里的”。“徽，三纠绳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徽，善也”，西汉王朝编字典《尔雅》云。《尔雅》是一部中古人编的能释上古《诗经》等书中字意的工具书。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是《诗经·大雅·思齐》中的句子。1904年6月，初为人父的林子民读到后手舞足蹈，给女儿取名“徽音”。这貌似美好实则凶险的名字让林徽音写给自己的诗句“你是人间四月天”一语成谶——1955年4月的第一天，林徽音的生命划上了休止符。像很多当代的文人墨客没有拎清“无梦到徽州”一样，林子民似乎没有弄清楚“徽音”就是祭祀音乐，而不是美好音乐的意思；“则百斯男”也不是率领众男“跳广场舞”的意思，而是向神灵奉上“百斯男”的头颅……甲骨文的“徽”字很形象，中间画一个戴枷披束的人，左右各竖一把刀斧作偏旁。

文化界中的尊称

□ 舒敬东

“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马寅老这一条讲得好，今天讲得好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闲暇翻看杂书，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尊称：“姓+名字第一个字+‘老’”。如毛泽东主席称呼马寅初先生为“马寅老”，周恩来总理称呼邵力子先生为“邵力老”。

马寅初先生1882年6月24日出生，毛泽东主席1893年12月26日出生。显然，马寅初比毛泽东大十一岁；邵力子先生1882年12月7日出生，周恩来总理1898年3月5日出生，邵力子要比周恩来大十六岁。毛、周二公用此称呼应是对前辈及民主人士（马寅初系无党派民主人士，邵力子系民革常委）表示尊重。由此，也可看出一代伟人的胸怀。

这种独特的尊称，我在曹聚仁先生的《天一阁人物谭》一书中也多次看到。如在《吴稚晖的文体》一文里就有：“民国十三四年间，吴稚老在北京，代表最激进的左翼思想……”曹先生笔下的“吴稚老”即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又如《于右任的收条》一文里：“有一天，和议代表带来消息，说北方的国民党老同志，希望南方再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去做侧面折冲。京中朝野，共同推崇于右老，希望他能为国奔走一番。”文中的“于右老”即于右任先生。

看完曹聚仁厚厚的《天一阁人物谭》一书，发现曹先生只是在写他特别尊敬的前辈时才会用此尊称。

曹聚仁在提到陈叔通时却又有了变通，成了“名字第一个字+敬称”的模式，姓不见了：“前几天，我看了《全国人民的心愿》的纪录片；最后看到了在主席台上的黄任之和陈叔通二老的影子。而今，黄陈二老都已逝世了，叔老的胡子一直飘在我的记忆中。”（曹聚仁《叔老的胡子》）

“宾老与月是从1928年夏我在筹办暨南大学艺术系时，由徐悲鸿先生介绍相识……宾老对国画史极熟，故赏聘为国画理论讲师。”（汪改庐编《黄宾虹年谱初稿》引陶冷月涵云）

“名字第一个字+敬称”，似乎更显亲切与亲近。

而郑逸梅在他的《林下云烟》一书中，也只是在写苏局仙时，才用了“苏局老”：“苏局老的书件，最引人注目的为一横幅，书《兰亭序》，雅逸俊秀，翩翩欲仙，那是参加全国书法展获得一等奖的副本。”（《百岁老人苏局仙的书法》）

查辞书：“老”是对先辈、年长者的尊称。如：老太（老太太。对老年妇女的尊称）；老官（尊称年长的人）；老底（父亲）；老阿妈（女真语称祖父）；老郎（对前辈艺人的尊称；教头；老练）……却没有“名字第一个字+老”的用法。

细细研究例句，发现从民国时代过来的读书人或是受传统文化浸染较深的人，笔底不时会出现这种称谓，既显亲近又显传统。然而，流行不广，仅限于文化界中。

现在流行较广的则是“姓+敬称”这种模式。如：邓老，李老，周公，毛公等；平民化的则如“老李”“老张”这种“老+姓”的模式，更随意。

我们徽州则有一种更奇特的称呼：除了将“老”放在姓氏前表示称谓外，还大量存在着将“老”放在名字前表称谓，特别是名字的第一个字前，如我妻子的闺蜜“汪淑华”，就以“老淑”流行于世。换句话说，“老淑”就成了她的俗称，从其做姑娘时就一直这么称呼。

相比之下，我倒是觉得这种“姓+名字第一个字+‘老’”称谓更传统，也更确切。比如你说“马老”，谁知道是哪个“马”啊？但你若说“马寅老”，稍有文史知识的人便会明白是指马寅初老先生。

汪芜生：斯人已逝情谊永在

□ 鲍 克

偶然得知老友汪芜生先生于2018年4月7日晨在沪仙逝，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愿是讹传。证实后，让我有失亲人般的悲痛，我的一生中和多位艺术界的师友缘情相连绵延至今，汪芜生则是其中一位。和他初次结缘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分配在安徽省新闻图片社担任摄影记者，我则担任安徽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画报社》特约记者，因工作关系，记得在1976年春季，我和他还有著名画家文兵偕同去安徽泾县陈村水库采访。这也是我初次和他相识，虽然我们在泾县一同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和他很投缘，只见他外形英俊洒脱、性格开朗。交谈中，得知他胸怀大志，与众不同，他说：“我在大学是学物理的，属自然科学，现在我改行搞摄影跨入社会科学，纯属我对摄影的酷爱，愿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那时他迷恋上黄山的美景，已数次去黄山创作，他说：“黄山的魅力无穷，让我倾倒，不拍出黄山新名堂，非好汉！”之后，他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一生中去黄山创作三十多次，多少个日日夜夜、酷暑严寒，历经磨难，终于成为“山水摄影”“山水空间艺术”创始人。30余年中，他在日本和欧美举办了数十次大型黄山山水摄影艺术展览，作为一名中国艺术家，他的摄影艺术登上了世界艺术殿堂——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华盛顿美国国家亚洲美术馆和纽约联合国展览大厅。2005年他的黄山摄影作品个展在联合国总部展出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及夫人专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受此影响，时隔不久安南及夫人首次访问黄山，并予以高度赞誉。不仅如此，汪芜生还把他毕生创作的黄山摄影精品编集成册，众多世界顶级美术出版社用中、英、法、德、日多国文版，先后发行了《黄山山水摄影》大型画册，其中英文版已在全球发行了十几万册。这一切都对提高黄山国际知名度起到了特殊作用。如今黄山已成为国际著名旅游景点，汪芜生功不可没，因此，黄山市政府于2015年举办“黄山不会忘记”颁奖典礼，汪芜生是作为黄山建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受到嘉奖。

1981年他旅居日本和美国发展，从此我俩天各一方，各奔前程，失去联系。尽管如此，由于通讯发达，通过媒体传播，他在境外的活动让我在记忆中留下他的信息，尤其是他对黄山的摄影成就令我感动。我曾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拙文《昔日艺友今何在》，对走出安徽已成为名家的徐光春、汪芜生、刘治平作介绍，徐、汪两君七十年代均在安徽新闻图片社担任摄影记者，刘君则在安徽画报社任摄影记者。政治明星徐光春离皖后成为中宣部副部长、河南省委书记。我重点介绍了艺术明星汪芜生和在上海已成医学专家刘治平的辉煌业绩，此举不仅是释怀更是引以自豪。

2016年9月我在在黄山北海风景区举办《凡眼看世界境外摄影展》，为充实影展内涵，我特邀摄影界多位师友介入参展，无疑，汪芜生是我特邀的重点作者之一。他已于2010年回国定居上海。友人劝我不要邀请他参加，说他已是国际摄影大师，一般都高攀不上。我深信汪君未必如此，带着忐忑的心理，通过在上海老友著名摄影家郭润滋的关系，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在电话交谈中，感到和初次见面时并无区别，仍然是热情洋溢，他欢迎我去上海会晤。当时让我激动不已，人间自有真情在，我和他阔别四十余年，他还未忘记我，足见汪芜生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不久我专程去上海和汪君会晤，并邀请老友刘治平和郭润滋夫妇相聚一堂，刘君设宴款待，汪君兴致勃勃从数十公里外赶来聚会，席间大家畅谈友谊，交流创作，十分开心，汪君特地将在日本新出版的画册署名赠我三人，并满腔热情承诺，要亲自制作境外摄影作品《维也纳美术史博物馆》参加我的个展。当我提出务必请他参加9月20日在黄山北海的影展开幕式，他一口答应，并说“我许久未去黄山，很想念，黄山还有很多朋友想见见，感谢您为我提供这个机会”。我的影展开幕前夕，向他正式发出邀请，不料那时他已重病缠身，电话中一再向我表示歉意。之后他去美国治疗仍未挽回他的生命。呜呼，天公不公夺英才，让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岂不悲伤，他的仙逝不仅是中国乃至国际摄影界都是一重大损失，但人们会永远怀念为摄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汪芜生。

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

6月1日上午，徽州区富溪乡中心学校举行了“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活动。

活动包括少先队入队仪式和文艺演出两个部分，一年级的同学们在阵阵掌声中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戴上敬慕已久的红领巾，成为了少先队组织的一员。在大家的期待声中，文艺汇演拉开序幕。六月是孩子们的节日，他们在阳光下舞动着优美的身姿，自信、大方、开朗、阳光。今天是他们的主场，或唱或跳，尽情挥洒，整个活动历时2小时。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纷呈。赢得了在场嘉宾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本次活动也得到徽州民歌传承人余立瑛老师和书法家余海君先生以及黄山学院艺术学院领导及大学生的大力支持，他们的表演也给本次文艺汇演增色不少。充分体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喜人成果。 ·可可·